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 第四十回 走暹羅重尋安樂窩 慘風潮驚散繁華夢

話說馬氏因念及弱女被官府扣留，適值天時寒凍，特著周勉墀回省，挽人遞稟，求在被封的衣箱內檢回些棉衣御冷。當時大吏見了那張稟子，暗忖他家人被留，實無罪過，不過擅拿不能擅放，就是任他寒冷，究竟無用，便批令檢些棉衣，與他家人禦寒。這時馬氏方覺心安。轉眼已是冬去春來，大吏仍追求周庸祐不已，善後局已將周、潘、傅四家產業分開次第號數開投，其中都不必細表。單說周庸祐自逃到暹羅加坡，在漆木街口廣貨店住下。那時周庸祐雖是個罪犯，究竟還是海外一個富翁，從前認識的朋友都紛紛請宴。過了數日，打聽得駐星加坡領事已把周庸祐逃到星加坡的事，電報粵省金督去了，自念自己是一個罪犯，當此金督盛怒之下，恐不免把一張照會到來，提解自己回國，這便如何是好？倒不如再走別埠為上。且初議原欲逃往暹羅的，便趕趁船期，望暹羅濱角埠而來。幸當時有某國銀行的辦房，是在港時也曾相識的，先投見那人，然後托他租賃一所地方住下。當時寓暹華商如金三思、李敦賢及逃官陳中興等，也相與日漸款洽。只是周庸祐的情性，向當風月場中是個安樂窩的，自從被抄以來，受了一場驚嚇，花街柳巷，也少涉足。今到暹羅，是個無約之國，料不能提解自己回去，心上已覺稍安，不免尋個地方散悶，故鎮日無事，只叫妓女陪侍。這些妓女，亦見周庸祐是個富家兒，縱然省業被抄，還料他的身家仍有三二百萬，那個不來獻勤討好。就中一名妓女，喚做容妹，雖不至有沈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還有一種風韻，覺得態度娉婷可愛，在濱角埠上，已是數一數二的人物，周庸祐自然歡喜他。他見周庸祐雖有十多房侍妾，只這般富厚，自然巴結巴結，因此與周庸祐也有個不解的交情。周庸祐便用了銀子二千匹（暹銀每匹約值華銀六毛），替容妹脫籍，充作自己侍妾，自此逍遙海外，也無優無慮。每日除到公館談坐，或吸煙，或耍賭，盡過得日子。

不覺到了七月時候，朝廷竟降了一張諭旨，把金督帥調往雲南去了。周庸祐聽得這點消息，心上好不歡喜。因忖與自己作仇的，只金督帥一人，今他調任去了，省中購拿自己的，或可稍鬆。又聽得新任粵督是周文福，也與自己是同宗的，或者較易說話，便擬揮函回港，要問問金督調任的事是否確實。忽接得馬氏來了一函，不知贖容妹作妾的事，誰人對馬氏說知，馬氏那函，就是罵周庸祐在暹羅贖容妹的事，大意謂當此天荒地劫時候，仍不知死活，還要尋花問柳，贖妓為妾，真是死而不悔這等話。周庸祐看了，真是啞口無言，只得回覆馬氏，都是說酒意消愁，拈花解悶之意，並又問金督調任，可是真的。那函去了，幾日間，已紛紛接到妻妾及姪子付來的書函，報說金督調任的事，如報喜一般。周庸祐知得金督離任是實，再候兩月，已聽得金督離任去了，新任姓周的已經到粵，因自忖道：此時若不打點，更待何時？但打點不是易事，想了一會，沒有善法。可巧那日寄到香港報紙，打開一看，見周督因粵漢鐵路事情，與前任二品大員在籍的大紳李廷庸商議，猛然想起李大紳向與自己有點交情，就托他說個人情也好。若說得來，事後就封他一筆銀子，卻亦不錯。便一面飛函李大紳，托他辦這一件事。

那李大紳接周庸祐之信，暗忖周督原與自己知交，說話是不難的，但周庸祐當此時，尚擁著多金，若沒些孝敬，斷斷不得。便回函周庸祐，托稱自己一人不易說得來，必要與督署一二紅員會合，方能有效。但衙門裡打點，非錢不行，事後須酬報他們才得。周庸祐因此即應允說妥之後，封回五萬銀子，再說明若督署人員有什麼阻撓，就多加一二萬也不妨。李廷庸便親自到省，見周督說道：「海關庫書周庸祐，前因獲罪，查抄家產。某細想那姓周的，雖然有個侵吞庫款的罪名，但查抄已足抵罪，且又經參革，亦足警戒後人。況他的妻小家屬，原是無罪的，扣留他亦是無用，不如把他家屬釋放。自古說，罪不及妻孥，釋他尚不失為寬大。便是周庸祐既經治罪，亦不必再復追拿，好存他向日一個欽差大臣的體面。」周督聽了，亦覺得前任此案辦得太嚴，今聞李廷庸之話，亦覺有理，便即應允。一面令屬員把姓周的兩邊家屬一並省釋，復對李廷庸道：「前任督臣已將周庸祐緝拿一事存了案，斷不能明白說他無事，但本部堂再不把他追究便是。」李廷庸聽得自然歡喜，立刻揮函，告知周庸祐。時周庸祐亦已接得馬氏報告，已知家屬已經釋放，心上覺得頗安，便函令馬氏送交五萬銀子到李廷庸手裡，自己便要打算回港。因從前在港的產業都轉了他人的名字，此番回去，便要清理，凡是自己生理，固要收盆，即合股的亦須尋人頂手，好得一筆銀子，作過一番世界。主意既定，這時暹羅埠上亦聽得周庸祐的案件說妥，將次回港，都來運動他在暹羅作生意。周庸祐亦念自己回港，不過一時之事，斷不能長久棲身的，就在暹埠作些生意，固亦不錯。便定議作一間大米絞的商業，要七八十萬左右資本方足。暗忖港中自己某項生意有若干萬，某項屋業有若干萬，弄妥盡有百萬或數十萬不等，便是馬氏手上也有三十萬之多，即至各姨太太亦各有私積五七萬，苟回港後能把生意屋業弄妥，籌這七八十萬，固屬不難；縱或不能，便令馬氏及各姨太太各幫回三五萬，亦容易湊集。想自己從前優待各妻妾，今自己當患難之際，念起前日恩情，亦斷沒有不幫助自己的。便與各人議定，開辦米絞的章程。周庸祐擔任籌備資本，打算回港，埠上各友，那些擺酒餞行的，自不消說。

且說周庸祐乘輪回到香港，仍不敢大過張揚，只在灣仔地方，耳目稍靜的一間屋子住下。其妻妾子姪，自然著他到來相見，正是一別經年，那些家人婦孺於重複相會，不免悲喜交集。喜的自然得個重逢，悲的就是因被查抄，去了許多家當。周庸祐隨問起家內某某人因何不見，始知道家屬被釋之後，那些丫環都紛紛逃遁。又問起六姨太太住那裏，馬氏道：「虧你還問他們，六房日前過澳門賭的賭，散的散，已不知去了多少銀子。七房又沒了，那存下私積的家當，都遺囑交與六房，卻被六房席捲逃去了。那九房更弄得聲名不好。你前兒不知好歹，就當他們是個心肝，大注錢財把過他們，今日落得他們另尋別人享受。我當初勸諫你多少來，你就當東風吹馬耳，反被旁人說我是苛待侍妾的，今日你可省得了！」

周庸祐聽了，心內十分難過，暗忖一旦運衰，就弄到如此沒架子的，聽得馬氏這話，實在無可答語，只歎道：「誠不料他們這般靠不住，今日也沒得可說了。」當下與家人說了一會，就招平日交托生理的人到來相見，問及生意情形，志在提回三五十萬。誰想問到耀記字號的生意，都道連年商情不好，已虧缺了許多，莫說要回提資本，若算將出來，怕還要拿款來填賬呢。周庸祐又問及口口銀行的生意，意欲將股票轉賣，偏又當時商場衰落，銀根日緊，分毫移動不得。且銀行股票又不是自己名字的，即飲轉賣，亦有些棘手。周庸祐看得這個情景，不覺長歎一聲，半晌無語。各人亦稱有事，辭別而去。

周庸祐回憶當時何等聲勢，哪人不來巴結自己，今日如此，每平日招呼他人，竟不料冷暖人情，一至如此！想罷，不覺暗中垂淚，苦了一會。又思此次回來，只為籌資本開辦米絞起見，今就這樣看來，想是不易籌的，只有各妻妾手上盡有多少，不如從那裏籌畫，或能如願。那日便對馬氏道：「我此次回來，系籌本開辦米絞，因膝下還有幾個兒子，好為他們將來起見。但要七八十萬方能開辦，總要合力幫助，才易成事呢！」馬氏道：「我哪裡還有許多資財？你從前的家當，都是陰消陽散。你當時說某人有才，就做什麼生意，使某人司理；說某人可靠，就認什麼股票，注某人名字。今反弄客為主，一概股本分毫卻動不得，反說要再拿款項填賬。你試想想，這樣做生理來做什麼？」周庸祐道：「你的話原說得是，只因前除辦理庫書事務之後，就經營做官，也不暇理及生意，故每事托人，是我的托大處，已是弄錯了。只今時比不得往日，我今日也是親力親為的，你卻不必擔心。」馬氏道：「你也會得說，你當初逃出外洋，第一次匯去四千，第二次匯去六千，第三次匯去一萬，有多少時候，你卻用了二萬金。只道有什麼使用，卻只是攜帶妓女。從前帶了十多個回來，弄得顛顛倒倒，還不知悔，你哪裡是營生的人？怕不消三五年，那三幾十萬就要花散完了。我還有兒子，是要顧的，這時還靠誰來呢？」周庸祐道：「你說差了，我哪有四千銀子的匯單收過呢？」馬氏道：「明明是匯了去了，你如何不認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我確沒有收過四千銀子的匯單，若有收過了，我何苦不認！」說罷，便檢查數目，確有支出這筆數，只是自己沒有收得，想是當時事情倉卒，人多手亂，不知弄到誰人手裡。又無證據，此時也沒得可查，惟有不復根究而已。

當下週庸祐又對馬氏說道：「你有兒子要顧，難道我就不顧兒子不成？當時你若聽我說，替長子早早完娶了，到今日各兒子當

已次第完了親事，你卻不從。今你手上應有數十萬，既屬夫妻之情，放著丈夫不顧，還望誰人顧我呢？」馬氏道：「我哪有如此之多，只還有三二十萬罷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還有首飾呢！」馬氏道：「有一個首飾箱，內里約值八萬銀子。當時由省赴港，現落在姓口的紳戶那裡，那紳戶很好，他已認收得這個首飾箱，但怎好便把首飾來變？你當日攜帶娼妓，把殘花當珠寶，亂把錢財給他們，今日獨不求他相顧。若一人三萬，十人盡有三十萬，你卻不索他，反來索我，我實不甘。」庸祐道：「你我究屬夫妻，與他們不同呢！」馬氏道：「你既知如此，當初著甚來由要把錢財給他，可是白地亂擲了。」周庸祐聽罷，也沒得可答，心中只是納悶。次日又向各侍妾問索，都稱並無私積。其實各妾之意，已打算三十六著走為上著，且馬氏還不肯相助，各侍妾哪裡肯把銀子拿出來。只是周庸祐走頭無路，只得又求馬氏。馬氏道：「著實說，我聞人說金督在京，力請與暹羅通商，全為要拿你起見，怕此事若成，將來暹羅還住不穩，還做生理則甚？」說來說去，馬氏只是不允。

周庸祐無可奈何，日中坐對妻妾，都如楚國相對，惟時或到口存牌館一坐而已。是時因籌款不得，暗忖昔日當庫書時，一二百萬都何等容易，今三幾十萬卻籌不得，生理屋業已如財交落空，便是妻妾也不顧念情義。想到此層，心中甚憤。且在暹羅時應允籌本開米絞，若空手回去，何以見人？便欲控告代理自己生意之人，便立與姪子周勉墀相酌，請了訟師，預備控案。那日忽見姪子來說道：「某人說叔父若控他時，須要預備入獄才好。」周庸祐登時流下淚來，哭著說道：「我當初怎樣待他？他今日既要我入獄，就由他本心罷了。」說了揮淚不止。各人勸了一會，方才收淚。

周庸祐此時，覺無論入獄，便是性命相博，究竟這注錢財是必要控告的，便天天打算訟案。不想過了數日，一個電報傳到，是因惠潮亂事，金督再任粵督。周庸祐大吃一驚，幾乎倒地。各人勸慰了一番。又過半月，訟事因案件重大，還未就緒，已得金督起程消息。想金督與香港政府很有交情的，怕交涉起來，要把自己提解回粵，如何是好？不如放下訟事，快些逃走為妙。只自想從前富貴，未嘗作些公益事，使有益同胞，只養成一家的驕奢淫佚。轉眼成空，此後即四海為家，亦復誰人憐我？但事到如此，不得不去，便向馬氏及兒子囑咐些家事。此時離別之苦，更不必說。即如存的各房姨妾，縱散的散，走的走，此後亦不必計，且眼前逃走要緊，也不暇相顧。想到兒子長大，更不知何時方回來婚娶，真是半世繁華，抵如春夢。那日大哭一場，竟附法國郵船，由星加坡復往暹羅而去，不知所終。詩曰：

北風過後又南風，冷暖時情瞬不同。
廿載雄財誇獨絕，一條光棍起平空。
由來富貴浮雲裡，已往繁華幻夢中。
回首可憐羅綺地，堂前鶯燕各西東。時人又有詠馬氏云：
勢埒皇妃舊有名，檀牀寶鏡夢初醒。
爐工欲殺偏房寵，興盡翻憐大廈傾。
空有私儲遺鐵匣，再無公論贊銀精。